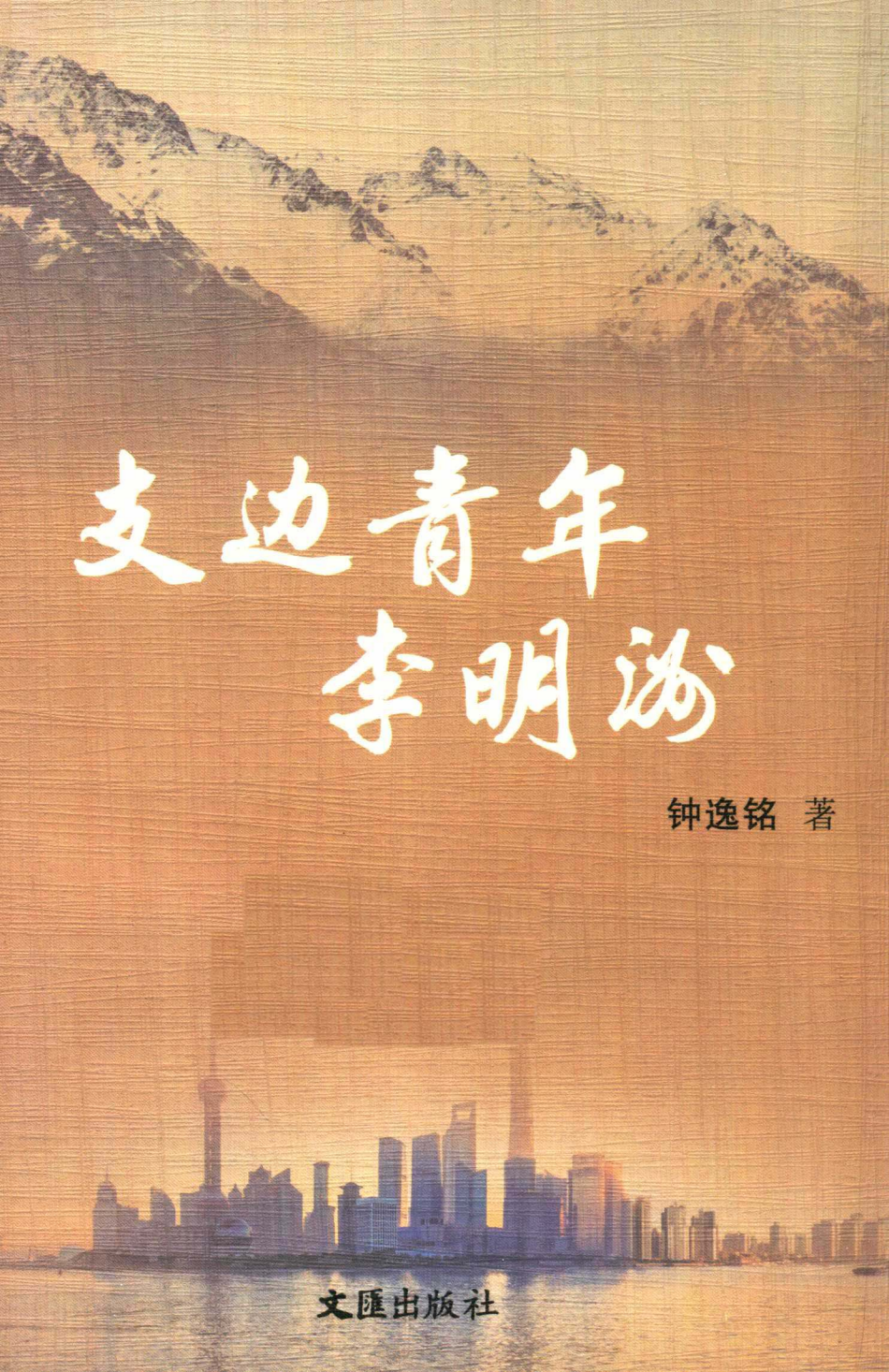




支边青年

李明泓

钟逸铭 著

文匯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支边青年李明洲

钟逸铭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支边青年李明洲 / 钟逸铭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496 - 1206 - 2

I. ①支…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8133 号

支边青年李明洲

作 者 / 钟逸铭

责任编辑 / 熊 勇

封面装帧 / 小 楠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20 千字

印 张 / 12.625

ISBN 978 - 7 - 5496 - 1206 - 2

定 价 / 32.00 元

于是我们奋力前进，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主要人物表

李明洲——上海支疆青年，回到浦东后成为知名律师。

吴竹青——浦东村姑，李明洲的妻子，后在浦东创业，成为民营企业家。

于蕙茹——上海支疆青年，后嫁到克拉玛依，成为油田职员，李明洲的初恋女友。

邹小泉——暗恋吴竹青的同村老乡，后成为吴所在乡、镇的领导。

郑 丽——李明洲最早的相亲对象，浦东当地的插队知青，后成为邹小泉的妻子。

张玉萍——李明洲婚后在新疆农场的情人。

葛 强——上海支疆青年，人称葛大侠，回沪新疆知青在浦东的聚居地“新疆村”的“寨主”。

目 录

第 一 章	闪婚	001
第 二 章	别妻	035
第 三 章	寻夫	060
第 四 章	落难	087
第 五 章	回乡	111
第 六 章	掘金	135
第 七 章	离间	156
第 八 章	假账	181
第 九 章	窝斗	198
第 十 章	“换妻”	231
第十一章	“新疆村”	265
第十二章	连环计	326
第十三章	情殇	367

第一章 闪婚

1

李明洲做梦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狭路相逢的陌生女子很快就成了他的老婆！他是请了探亲假从新疆哈拉苏农场回浦东相亲的，此刻他正在自家后门口拾掇自行车打算出门。忽然，一个年轻姑娘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她头上扎着一条靛青灰白条子相间的土布毛巾，两条长辫子拖在了背后，肩上揷着几只新编的竹匾，姑娘叫吴竹青，一看就知道是到陆家嘴来做小生意的浦东乡下女子。她很快发觉自己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抓住她！抓住她！一个女人的叫声从弄堂拐弯处传了过来，李明洲以为出了小偷，赶紧拦住了那姑娘：你站住！姑娘脸涨得通红，汗珠从黝黑的皮肤下渗了出来：不不，我不是坏人，不是……李明洲说：不是坏人人家为什么要抓你？姑娘一脸委屈：家里断了粮，我、我想用竹匾换几斤粮票，纠察说我投机倒把。李明洲不由得将信将疑起来，姑娘急得快哭了，大哥！我不骗你，帮帮忙吧，这里能走得通吗？

抓住她！抓住她！女人的喊声越发近了，李明洲见那女子老实巴交的，还揷着一大摞竹匾，怎么也不像个女贼呀，心一软，往虚掩着的门一指：你进去吧，过道那头就是前门，往右一拐就是马路了。姑娘顾不得道谢，一头钻进了门里，肩上揷的匾撞在了门框上，掉了一

只下来，也顾不得捡，拔腿跑了。

追来的女人叫艾大姐，是个居委治保委员，长得又矮又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人、人呢？李明洲见了她臂上的红套套就反感，阴笃笃地说：我不是人啊。艾大姐恼了：我说的是跑过来的那个乡下小姑娘！李明洲头也不抬：没看见。艾大姐说：她明明往这里跑进来了，这里又不通，你把她放跑了？！她发现了掉地上的那只匾如获至宝，这匾就是那个小姑娘的！她用这只匾买通了你！李明洲索性强硬起来：就算是我放跑的又怎么样？艾大姐脸一板：你包庇坏人，走，跟我到居委会去！李明洲说：你凭啥说人家是坏人？她偷东西了？艾大姐拍着竹匾大声说：她倒卖粮票，搞投机倒把！李明洲咕了声：什么投机倒把，神经过敏！艾大姐火了：你说什么？你是几号里的？叫什么名字？你管得着吗！李明洲推起自行车要走，艾大姐抓住货架：站住！只要是这条弄堂里的人，我都得管。嘿嘿。李明洲冷笑道，你算老几呀，还不是别了只红套套，吓唬谁呀，老子才不尿你这壶呢！虽然这是一句北方的骂人话，艾大姐还是听懂了：你、你骂人！你流氓！走，跟我到居委会去！艾大姐气得脸都歪了，上去抓李明洲，李明洲手一甩，艾大姐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你、你打人，快来人呀！打人啦！打人啦！艾大姐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自行车后架，一只手拿起挂在胸前的哨子放到嘴里“瞿瞿瞿”的吹了起来。两个人高马大的联防队员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下子冲到了李明洲的面前拦住了他。艾大姐指着李明洲：他放走了倒卖粮票的贩子，还打人。把他带到联防队去。两联防队员把李明洲反剪起双手架走了。

听说儿子被抓，母亲何秀珍赶紧来到联防队恳求艾大姐，艾大姐一脸诧异：他是你的大儿子？我怎么没见过？李明洲1964年就支边到新疆去了，艾大姐是后来才搬到庆余坊的，自然不会认识。何秀珍求艾大姐放了她儿子，假期一到他就要回新疆去的。联防队长让李明洲写个检查，李明洲抓起笔在纸上写道：下次决不为乡下人指路。李明洲。队长一看：你小子写的什么呀！弄我白相啊？艾大姐

息事宁人：行了行了，让他走，让他走。回到家李明洲跳上自行车就上街替农场的同事买东西去了。

李家祖上是浦东方桥乡下的农民，李明洲的父亲李炳发读书用功，考上了师范学校当上了教师，全家才搬进了庆余坊的石库门房子里，成了城里人。庆余坊虽说是条陋巷，但比起黄浦江边上船民们搭建的鳞次栉比的棚屋危房来，这里也可以称得上是浦东的“上只角”了。李明洲从小心大，一心想当作家，是那种把命运交给未来的理想主义者。高中还没毕业，就报名支边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准噶尔盆地的哈拉苏农场，陆续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还调到白杨河垦区学校当上了语文教师。好景不长，文化革命来了，戈壁荒滩上挖不出文艺黑帮，就把他拉出来充数，批判了一通就下放到原来所在的哈拉苏农场劳动，好歹在业余演出队混到了一个编写节目的差使。其实他也没有壮怀激烈到打算把白骨埋在戈壁滩上，他是到新疆来搏一记的，一旦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作家梦成了一枕黄粱，还好他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莽汉，他懂得要保持生活的正常就要放弃理想跟现实妥协——这就是命运的残酷，他要寻找退路了。文化革命虽未结束，知青返城却已暗流涌动。浦东乡下的姑夫为他介绍了在当地落户的女知青郑丽，李明洲立马回乡相亲，对郑丽一见钟情，郑丽对英俊潇洒的李明洲也颇有好感，但郑丽的家人担心他调不回来坚决反对，郑丽自己也有顾虑，便回绝了这桩婚事。李明洲师出不利心情烦躁，艾大姐还来找他麻烦，能不发作？

2

逃离了庆余坊，吴竹青惊魂未定，赶紧把剩下的竹匾便宜脱手，换一斤是一斤。她家在远离陆家嘴的井亭公社梅巷，那里靠海，是浦东的粮食产区，人多地少收入低，大队里总算有家绣品厂，吴竹青就是厂里的一名绣花姑娘。家里人口多，每到青黄不接就闹粮荒。绣花厂派吴竹青到沪江绣品厂解货，她便带了些爷爷做的竹匾到陆家

嘴的弄堂里换些粮票以解断炊之虞。第二天一早吴竹青扛着米袋先是到陆家嘴乘公交车到庆宁寺换小火车到川沙镇，再换农村公共汽车到井亭，进趟城比无锡、苏州来上海还麻烦。一路上她时不时会想起在弄堂里帮她逃走的那个小伙子，若不是他就惨了，被纠察捉牢轻则没收粮票竹匾，没准还送到联防队关你两天。艾大姐说她倒卖粮票倒蒙对了，换来的粮票除了自家买米吃，竹青还留下一些卖给人家攒私房钱，这就是坊间所说的生意经络，她日后出色的经商才干或许就发端于此？吴竹青后悔昨天慌慌张张的也没记住是几弄几号，以后想找那小伙子道个谢都不成。

第二天李明洲正在家整理昨天替新疆同事买的东西并记下账。忽然于蕙茹来了，这是李明洲所始料不及的。于蕙茹也是支边青年，两人曾热恋过，后来于蕙茹嫁到克拉玛依油田当了工人，李明洲自暴自弃才回乡相亲的，于蕙茹是借出差到上海来阻止他的，还说要和丈夫离婚和他结婚！李明洲惊呆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于蕙茹振振有词地说：你是一个浪漫的文学青年，怎么也跟土老冒似的玩起相亲这种把戏来了？你不觉得太俗气太荒唐？

你还配说浪漫？你都浪漫到克拉玛依去了！我现在什么本钱都没有了，这是我最后的本钱，我是个男人，一个未婚男人！

明洲，你不能把一生的幸福当赌注。

我幸福不幸福与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也是跟你学的呀，你能从哈拉苏农场嫁到克拉玛依油田去，我就不能回浦东老家找老婆？

明洲，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

事已至此，还谈什么原谅不原谅。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我怎么也忘不了我们在哈拉苏农场相处的那些日子……

于蕙茹的这番话勾起了李明洲对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他们曾经在林带里追逐嬉戏；在皎洁的月光下拥抱接吻；在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拉琴唱歌……李明洲不敢再往下想，冲于蕙茹吼道：你走开！

你给我走开！于蕙茹哭了，捂住脸跑了。

其实和于蕙茹失之交臂得怪李明洲自己，当他正为找不到对象而发愁时，从南疆塔里木来了一个漂亮的上海姑娘，那就是于蕙茹。虽说同是新疆，但准葛尔比起塔里木来那简直就是天堂了。她是别人给哈拉苏农场一个外号“野和尚”的上海青年介绍的对象，等报上户口，她嫌“野和尚”太粗野不干了。她嗓子好，会唱歌，就借到演出队帮工，和李明洲一见倾心，相见恨晚。“野和尚”文革初期干过“文攻武卫”，他把刀子往李明洲桌上一插：你“小浦东”胆敢抢我的老婆就要放你的血！李明洲见过“野和尚”武斗时那一身杀气，死都不怕，说得出干得出。于蕙茹却不怕，要与李明洲结婚，李明洲却不敢，再说挖人墙脚毕竟理亏，想等风头过去再说。正好有人帮于蕙茹在克拉玛依介绍了个叫方友良的职员做对象，上海青年哪个不想离开农场到油田去工作的？机不可失呀！于蕙茹头脑一热，很快就和对方结了婚，李明洲追悔莫及，只怪自己优柔寡断，只好靠坐在老榆树上，拉着手风琴，哭丧着脸唱着改了词的《克拉玛依之歌》：啊，克拉玛依，我不愿意走近你，你夺走了我的情人……

吴竹青扛着沉甸甸的米袋回到梅巷时已经是傍晚了，绿水围绕着村子，粉墙黛瓦的农舍掩映在碧绿的竹林里，村头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沙家浜》的唱段：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听得吴竹青一肚子的纠结：鱼米之乡如今少鱼缺米！南瓜粥都吃反胃了，有干饭吃了，一家人欢天喜地。爷爷夸奖孙女活络，到上海换粮票从不失手。吴竹青心有余悸地说在陆家嘴一条弄堂里差点让纠察捉牢，便把那小伙子帮忙的事说了，爷爷说：那小伙子倒是个好良心。

吃过晚饭吴竹青到绣品厂加班去了——白天没电只好开夜班。爷爷关上门窗做开了匾。竹青的父亲吴龙宝替队里开船，晚上就替爷爷劈篾做帮手，今天却老不见他回来，母亲华水英说是让大队书记邹兴泉叫去了，爷爷不由得心生担忧。原来竹青有个表姐在郑州工作，她借口帮表姐照看小孩在郑州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她在那里用缝

纫机替人家加工绣花枕套——当时凡是办婚事的人家都得置几对，而北方很少有人会这个，竹青一天挣的钱比在生产队干一个月还多。有人告了密，大队里限令吴竹青一个星期归队，不然要扣全家一年口粮，这可是卡脖子的事，竹青只好乖乖地回了梅巷，大队里倒也没为难她，还让她到绣品厂上班，照样派她到上海去解货。一会阴一会阳，邹兴泉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吴龙宝此时正在邹兴泉家里喝酒呢，邹兴泉临时有事出去了，只好由他的老婆阿琴作陪。

龙宝啊，这次要不是我们家兴泉拦着，大队里不但要罚竹青的款，还要开她的批判会呢。

吴龙宝心里说：邹兴泉怎么大发善心了？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家小泉看上你们竹青啦。吴龙宝刚撇了一块猪肝，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

没想到吧？

没想到，没想到……

我们邹家和你们吴家攀亲，不委屈你们吧？

不委屈，不委屈。不过……

不过什么？

怕是我们家竹青没这个福分，高攀不上呀。

什么意思？是谦辞呢，还是驳我们老邹的面子？哎，谦辞，谦辞……

3

李明洲家是石库门弄堂二楼十几平方的厢房，后来子女多了，在厢房里又搭了一个小阁楼。李明洲有个兄弟叫李明浦，因为李明洲已经去了新疆，李明浦中学毕业就进了一家机械厂当徒工，他知道这是沾了哥的光，不然早插队去了。晚上兄弟俩挤在阁楼里的小床上说话。郑丽吹了，乡下姑娘有的是，姑夫答应再替他物色一个。

你觉得到乡下找对象到底怎么样？

怎么说呢？对了，我想起来了，诗人徐志摩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城里男子应该娶乡下女人为妻，而城里女子呢，则应该嫁给乡下的汉子，这样要不了多少年城乡差距就缩短了……

什么什么，徐志摩真的这样说过吗？

徐志摩文集上有呀，你去新疆时丢下的呀，文化革命停课，我就把它翻出来胡看一气。

想不到徐志摩那时就有这等见解，了不起，了不起。

再说吴家，爷爷一边做匾，一边和华水英说话。

我说竹青娘，竹青到年都二十四了，不能再把她留在家里挣工分了，也该替她找婆家了。

又不是我们拖住她，是她自己不想嫁。乡下太穷，她要嫁工人，要有工作的。

我晓得你们也是这想法，想找个挣工资的女婿。可城里人能要乡下人吗？三拖两拖别拖成个老丫头。

忽然门外“卟哐”响了一声，华水英忙问：谁！？半天也没人应声。爷爷怕大队里的人来查夜，抱起做了一半的匾就往里屋跑。华水英小心翼翼地开了门，却不见有人，走出门去，脚下踩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地上躺了个人，吓得她叫了起来，爷爷跑了出来，一看躺在地上的正是吴龙宝，尽管已经烂醉如泥，手里还紧抱着两瓶酒。

得知爹上邹兴泉家去喝酒了，吴竹青好不纳闷，第二天一早端着粥碗想来问个究竟，到了门口听见父母正在说话，便停住了脚步。

邹兴泉找你什么事？

请我喝酒呀。

黄鼠狼给鸡拜年吧？

这你就说错了。你知道邹兴泉为什么要把竹青从郑州逼回来？他们是担心竹青在那里找对象。

这关他们什么事？

跟你说了吧，他们的儿子看上我们竹青啦。

你说的是邹小泉？啊哟，阿琴是向你提亲呀。

这还不好？竹青真要是成了邹家的媳妇，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吴竹青突然闯了进来，华水英和吴龙宝怔住了。吴竹青说：我不同意。爹，你不该收别人的东西。你收的，你去退。吴龙宝为难了：退？你不去我去！吴竹青抱起桌上的酒就往外走。华水英追了出去：邹兴泉本来就对你有意见，因了儿子才忍着，你要是上门去退礼，不把他惹毛了吗？惹毛了怎么样？你们怕他我不怕！吴竹青说罢跑出门去。

4

到了邹兴泉家，吴竹青二话不说就把两瓶酒往桌上一放。阿琴愣了：昨天我跟你爹说的事，他没跟你讲啊？作为大队民兵连长，邹小泉昨晚值班查夜正在里屋睡觉呢，被说话声吵醒了，见是吴竹青便躲在墙角里听。吴竹青说：讲了。讲了你还……阿琴自作聪明地说，啊哟，竹青姑娘你误会了，这不是彩礼，你想想，这是邹兴泉家呀，能这么寒碜吗，这是随便送的一点点小礼品。不不不，我们非亲非故，怎么能收你们的礼品呢？吴竹青说罢走了。华水英咕道：不识抬举。邹小泉这才明白父母背着 he 向吴家提亲了，走到母亲跟前说：你们瞎起劲什么？！我们知道你喜欢竹青，还不是为了你好吗？阿琴和邹兴泉是偷看了儿子的日记才知道 he 暗恋吴竹青的。

我喜欢谁那是我自己的事，要你们瞎忙乎什么呀。你们这样做是在帮倒忙你知道吗？

你别不识好人心啊，从你爹内心讲是不喜欢竹青的，既然你喜欢，把她娶过来不就完了。

这是你们的行事方式！

你是我们的儿子，当然要依我们的方式行事。

不对，这是我的事，我要以我的方式行事！小泉一赌气走了。阿琴咕道：这个不识好歹的吴竹青，得给她点颜色看！

第二天生产队长阿金便来到竹青家，把大队的处理决定告诉吴龙宝夫妇，丢下通知就走了。吴龙宝念道：吴竹青私自外出到郑州去干活，违犯规定，按劳动力外出交队记工的标准计算，对吴竹青罚款六十三元正，十天内交清，并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作检讨……华水英嚷嚷起来：好你个邹兴泉，这不是公报私仇吗？这么多钱，让我们上哪去弄呀。吴龙宝说：你看看，你看看，得罪了邹兴泉，给你小鞋穿了吧。华水英急了：啊哟，邹兴泉这个土皇帝可是惹不起呀，怎么办呢？爷爷插嘴说：我看呀，还是赶紧给竹青说门亲吧。吴龙宝说：你说的，在这个当口，谁敢和吴家攀亲呀？他把通知交给水英，你去交给竹青，问她怎么办！

邹小泉和吴竹青一起在公社文艺宣传队待过，一个有心，一个却无意。小泉从家里出来后匆匆赶到绣品厂把吴竹青叫了出来，向她表示道歉，保证不再来打扰他们。正说着华水英来了，吴竹青一看通知，冲邹小泉说：你不是说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吗？这何止是打扰呀？这简直就是逼婚！邹小泉拿过通知一看扭头就走。他来到大队办公室，把那张通知往邹兴泉桌上一拍：爹，你不能这么干！邹兴泉厉声说：你干什么？这里是大队部，不是家里。邹小泉说：在这里你是大队书记，但你还是我的父亲。你帮了我的倒忙你知不知道？你坏了我的大事！邹兴泉一拍桌子说：放肆！邹小泉毫不示弱：你要是坚持执行这个决定的话，我就把你们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众。你小子反了！邹兴泉扬起巴掌朝儿子打去，邹小泉一扭头躲开了。

5

方桥的姑夫来信说又给李明洲物色到了一个姑娘，人品出众还能干，要找有工作的城里人，至于新疆还是青海倒不计较。农场里都知道他是回乡成亲的，要是空手而归不惹人耻笑吗？开弓没有回头

箭，李明洲决计把相亲进行到底。探亲假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第二天他就往方桥赶。

事情巧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姑夫替李明洲另说的对象就是吴竹青，双方约好到方桥镇上的茶馆见面。方桥和井亭是两个相邻的公社，从梅巷到方桥镇比到井亭镇还近，梅巷村民上街就去方桥。姑夫和李明洲在茶馆里等了一会华水英就来了，看着一表人才的李明洲笑成了一朵花。福生忙问：姑娘呢？噢，就在外边，就在外边。华水英赶紧走出茶馆去叫女儿。

吴竹青正站在茶馆对面的一个墙角里，华水英走了过去说：小伙子人不错，长得挺高大的，一副斯文相，怎么样，去见见吧？

我……我心里有点慌……

慌什么呀，又不是让你上轿出嫁，平时狠三狠四的，紧要关头怎么六神无主了？

不行，不行，我心里慌得不行……话都不会说了……妈，我们还是回去吧。

没出息！要不另约日子碰头？

吴竹青连连点头。

华水英回到茶馆编了个借口，说竹青刚才碰到了她二舅，说是舅母病了，这会儿去看她舅母去了。福生有点遗憾却也没有办法，双方讲好另约时间碰头。其实吴竹青并没有走开，她一直站在茶馆对面的墙角里，两只大眼睛盯住了茶馆大门。不多一会，华水英随着福生和李明洲从茶馆里走了出来。吴竹青发现了李明洲，心里不由得“格登”了一下，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一时又记不起来。福生、李明洲向华水英道过别就走了，就在李明洲回过头来的那一霎间，吴竹青终于想了起来：他就是在陆家嘴弄堂里帮助她逃脱的那小伙子！是他！是他！吴竹青差点叫了出来，心都快跳出来了，恨不得奔过去把他们叫住。她冲走过来的母亲嚷：是他！没错，就是他！

他是谁呀？

就是救我的那个小伙子！

哪个救你的小伙子呀？

啊哟，就是在陆家嘴弄堂里帮我逃走的小伙子！

你是说，来相亲的就是救你的那个小伙子？

是的，就是他，就是他。

华水英赶紧朝福生和李明洲走的方向追了上去，可是早没了他俩的踪影。竹青也跟了上来，两人满街找了起来。

郭福生领着李明洲在街上逛着，他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街口，往右拐便是一座石板桥，姑夫碰到了一个人停下说起话来。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李明洲的眼帘，那是一个身材窈窕的姑娘，他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郑丽，就是姑夫最早介绍的那个插队知青。李明洲清楚地记得，半个多月前，李明洲就是在这座石板桥上追上了郑丽，央求她再考虑考虑，被郑丽断然回绝，这使李明洲很受伤。郑丽的身影很快在石板桥后面消失了，李明洲的思绪却在延续，他暗暗嘱咐自己：一定要找到老婆，一定要调回浦东，他要让郑丽看看他李明洲不是等闲之辈。真所谓世事难料，若干年后李明洲回到浦东，凭借着开放开发的东风真的发了迹，自认嫁错了人的郑丽简直悔青了肠子，甚至演出了一场“换妻”的闹剧，这是后话。姑夫和熟人说完话，两人正要走，华水英追了上来：福生老哥！福生老哥！我们家竹青来了，她来了。福生高兴地说：那好，那好。华水英看着李明洲只是笑，笑得李明洲一头雾水。华水英说：福生老哥啊，事情巧了，我们家竹青见过小李。福生诧异地说：你家姑娘见过明洲？不能吧？华水英认真地说：是的，他们俩见过，见过。李明洲好不奇怪：这怎么可能呢？华水英还是笑：小李啊，这是真的，你也见过竹青，等一会你见了就知道了。正说着，吴竹青也赶了上来。华水英指着吴竹青说：这就是我闺女，吴竹青。李明洲不由得愣住了：是你？！福生好不奇怪：你们俩真的见过面？吴竹青使劲点头：见过，真的见过。华水英便把李明洲搭救吴竹青的事说了。华水英说话时，李明洲不时地朝姑夫点头，福生感慨地说：啊哟，太巧了，太巧了，真的比书里写的还要巧啊。他指着李明洲说：他叫李明洲，是我的外甥。吴竹青感到和李